

球形の季節

球形の季節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球形季节

〔日〕恩田陆 王战 滕忠梁 译

球形の季節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-2007-1712

Riku Onda
Kyukei No Kisetu

Copyright © 1994 Riku Onda

All rights reserved.

First published in 1994 by Shinchosha Ltd, Tokyo, Japan.

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 Edition Copyright © 2010
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, China.

Published under license from Shinchosha Ltd.

License arranged through the J · Media & Publishing Co., Ltd, Japan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球形季节/(日)恩田陆著;王战,滕忠梁译,一

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0

ISBN 978-7-02-008091-5

I. ①球… II. ①恩…②王…③滕… III. ①长篇小
说-日本-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077704 号

责任编辑:陈旻
特约策划:周洁
装帧设计:LIKA

球形季节

[日] 恩田陆 著

王战 滕忠梁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(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)

宁波大港印务有限公司印装 新华书店发行

字数 185 千字 开本 890×1240 毫米 1/32 印张 8.5 插页 2

2010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

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02-008091-5

定价:22.00 元

· 1 · 西京的“密西内界世”伏得最量最安一第 章 1 第

· 11 · 就坐位同不找就丁就变位就变位公什就不 章 1 第

· 12 · 就变位同不找就丁就变位就变位公什就不 章 1 第

· 13 · 就变位同不找就丁就变位就变位公什就不 章 1 第

· 14 · 就变位同不找就丁就变位就变位公什就不 章 1 第

· 15 · 就变位同不找就丁就变位就变位公什就不 章 1 第

· 16 · 就变位同不找就丁就变位就变位公什就不 章 1 第

· 17 · 就变位同不找就丁就变位就变位公什就不 章 1 第

· 18 · 就变位同不找就丁就变位就变位公什就不 章 1 第

· 19 · 就变位同不找就丁就变位就变位公什就不 章 1 第

· 20 · 就变位同不找就丁就变位就变位公什就不 章 1 第

· 21 · 就变位同不找就丁就变位就变位公什就不 章 1 第

· 22 · 就变位同不找就丁就变位就变位公什就不 章 1 第

· 23 · 就变位同不找就丁就变位就变位公什就不 章 1 第

· 24 · 就变位同不找就丁就变位就变位公什就不 章 1 第

目录

第 1 章 那一定就是被称为“世界的秘密”的东西 · 1 ·

第 2 章 不知什么时候他们变成了如此不同的生物 · 17 ·

第 3 章 据说在当地长期被远远围观着 · 37 ·

第 4 章 这些鱼儿们搞错了 · 55 ·

第 5 章 裕美，去接爸爸吧 · 75 ·

第 6 章 真是喜欢“秩序”呀 · 93 ·

第 7 章 不是说可怕的事情最好传给别人吗 · 107 ·

第 8 章 裸露的游泳池底部像死鱼的肚子 · 123 ·

第 9 章 应该是个比较满意的回答 · 137 ·

第 10 章 那片向日葵立刻沙沙地伸展开了叶片 · 155 ·

第 11 章 我，好像知道那个男孩的事情 · 175 ·

第 12 章 收音机毫无表情地不停播放着夜晚的声音 · 191 ·

第 13 章 我猜美野里赢，赌一个咖喱面包 · 209 ·

第 14 章 猪八戒倒打一耙，是我在等你哟 · 221 ·

第 15 章 我什么地方都不去哟 · 251 ·

五月一日，一个星期三的早晨，坂井美野里听说了那个奇妙的谣传。

她在拂晓时分突然睁开眼睛。她原本是个非常爱睡懒觉的床虫，每天早上，总是被母亲那恐怖的声音吵醒，那声音像是在宣告世界末日的来临。她就这样，硬撑着去上学。可是，一年中总会有几次，自己的肩膀似乎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拍打后吓醒过来。

孩提时代，总觉得夜晚是一个未知的世界。晚上十点开始，NHK频道里会播出一个名为“新闻解说”的节目。美野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特别讨厌那个节目的片头曲。时至今日，她都能记起那曲子开头四小节的旋律。之后的旋律她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。究其原因，是由于她从来没有听过后面的音乐的缘故。因为只要那个音乐一响起，爸爸妈妈肯定要摆出一副狰狞的表情，朝美野里转过身来：“好了，快去睡觉。”过了十点、再过了十一点，会有什么东西出现呢？那是不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呀？更不用说过了午夜的世界，那真是一丁点儿都想象不出了。上了初中以后，因为要复习迎考，第一次熬夜过了晚上十二点的时候，心中甚至翻腾起了一股难以言状的罪恶感。那事就发生在不久之前。明明知道有“在深更半夜是不能照镜子”的说法，内心却又偏偏想看，于是战战兢兢地朝卫生间的镜子里偷看了一眼，结果被镜中自己那惨白的面容吓得浑身起满了鸡皮疙瘩。

然而，黎明又呈现出别样的不安。它让人产生负罪感，似乎看了不该看的东西；它充满了紧张感，令人不得不屏息凝神；它会使人发出不可捉摸的悔叹：“哎呀，又是新的一天开始了”。



这天清晨醒来的时候，美野里有种感觉，似乎自己一动身子，某种魔法将会解除。透过微露的窗帘缝隙，她目不转睛地看着天空，看着它一点点变白。那片风景中，所有的生物都在沉默，新世界的帷幕又将拉开。

为什么我这么早就醒了呢？美野里思考着，她的意识是模糊的，但有些部分又特别清醒。昨晚倒是睡得相当晚，原本打算“就读一点”的推理小说，可是一读起来就“不能自拔”了。《绿色危险》真有意思啊，一定要让弘范也来读一读。

为了把这本书清楚地介绍给弘范，她在脑海中反复回想着故事的梗概，不知不觉中，窗外的天空逐渐变亮，不断释放出耀眼的白光，今天的好天气有指望了。

明白了，美野里突然睁开了眼睛。用平凡的语言来表述的话，就是：总之，春天来了。

美野里从二楼的房间走了下来。看到女儿今天没叫早就起来了，母亲吃了一惊。母亲把平时总是不好好吃早餐，今天却把早餐很快消灭得一干二净的女儿嘲弄了一番，又责备女儿在初春时节不该穿上单薄的衣服。美野里没有理睬母亲，早早地出了家门，在离目的地还有两站远的地方提前下了公交车。她一时兴起，在红川的堤岸上优雅地散起步来。

清晨的阳光在匆匆忙忙地流淌着的河面上刺眼地闪烁着，要是把手伸进水里，一定是寒冷刺骨吧。美野里用难以言表的高涨情绪，把视点聚焦到远处的风景上。这里的春天总是姗姗来迟，然而真正的春天似乎已经降临此地了。山的颜色变了，田里的水色也起了变

化，离地面数十公分的地方，仿佛悬浮着一层浅桃色的空气，正轻轻融化着万物的轮廓。在浅桃色的融化下，天空呈现出暖融融的绿色，迷蒙中那绿色似乎正露出笑颜。那纯真的色彩，引得单纯的美野里欢欣无比。她的心中涌起一股冲动，想高高地伸出双手拥抱天空。

可是，就是这么一个全身心热爱着故乡的她，曾在年幼时，也咒骂过自己的不幸：为什么自己出生在这么个乡村，为什么自己得生为一个容貌丑陋的日本人？曾和姐姐两个人把脚伸进被炉里，出神地看着电视里的奥黛丽·赫本、阿兰·德龙等明星们惊人的美艳和俊朗，无限感慨。电影结束后，依旧陶醉其中，望望对方那张扁平的面孔，瞅瞅穿在身上的短棉上衣，看看从屋顶上垂挂下来的灯伞，强烈的幻灭之感涌上心头：啊啊，为什么自己不是一个美国人或者法国人呢？尽管日本被誉为治安最好的国家，尽管日本的技术和经济都是一流的，可是哪一点都宽慰不了自己。这副糟糕的长相，穷酸的气质，已经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。为什么自己不是生在美国或法国，而是降生在这“谷津”？在被这个不合理的疑问折磨得心烦意乱的时候，“等等哟”，她心里的其他疑问又翻涌了上来。说起来，这个家、这个城镇、这个日本味十足的恬静风景的空间延长线上，怎么能让人接受有巴黎、纽约存在的事实呢？也许那都是骗人的，那些电影中的场景其实只是冒牌货或是人造品，也许就是文娱汇演上用的纸糊道具。那些俊男靓女都是些做工精美的娃娃，甚至还有可能是爸爸妈妈在银屏外悄悄地操控着他们呢！这种疑问至今仍隐隐地在美野里的心底纠缠不休。

春天不仅带来了令人心旌摇动的华美，还带来了说不清道不明



的巨大的不安。

美野里追索着记忆，记得自己曾经历过这种不安。对了，那个时候第一次顿悟到：大家都和自己一样思考着问题，和自己一样具有所有的感情，而且每个人都和自己一样，不能理解他人的思想。那时，不也是感到了这种类似恐怖的不安吗？大概——也许——不只有我一个人这样吧？姐姐，妈妈，也和我一样——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说不定——肯定，其他人也和我是一样的……

如今，在美野里内心的某个角落，仍能隐隐感到那时的不安。它像个抓不住的冰冷而巨大的黑影，从心头掠过，令她不寒而栗。但是，她明白自己不得不这么一直走下去，不能偏向岔道。那冰冷的不安如此巨大，以至于目不能收，美野里刚一触及它，便被它的冰凉刺骨所震慑。

“呀——”、“不是吧——”，少女们刺耳的惊叫声将美野里拉回了现实。不知不觉中她来到如月大桥旁。大桥的人行道上，洋溢着上学去的高中生们热闹的声音。少女们似乎有意要让走在附近的男生们听见她们的谈话，愈发尖起嗓子说起来。面对这种矫揉造作的场面，美野里不由得皱起了眉头。她走上大桥。

就在此时，脚下发出喇拉的声响。那个坚硬的触感霎时让美野里止住了步伐。脚底下，有很多又小又圆的东西。美野里低下头，反复地盯着它们看了一阵，都是些淡淡的、五光十色的细碎碴。

那是金平糖。路上，粉色、白色、黄色的金平糖哗啦啦地洒了一地。

哎呀，好亲切呀！最后一次吃金平糖是什么时候来着？是哪个

小孩子撒落的吧？

这么想着，在直起身子的一瞬间，美野里感觉到周围的喧嚣不同于往常。不对，这不是平日的闲聊。有种奇怪的热情。美野里像被吸引了似的，从后边跟了上去，聆听少女们熟悉的语音。

……

……

浅沼弘范是在四月三十日星期二的傍晚，在公共汽车里听到这个谣传的，比美野里早了一天。之后，他数次努力试图回想起那时的情景。

顺着记忆而行，他脑子里首先浮现的是雪印牌的炼乳，那天他正走在从姑妈家回来的路上。

对他而言，拜访“尊贵的姑妈”，是一年一次的苦差。作为父亲的姐姐，姑妈不论长相还是性格，都与这样的乡村格格不入（不，也许正因为是乡村，有时才会出现这种极端的人物），是位非常华丽的女性。

弘范从小就被赐予了“我可爱的小范”这一爱称，被强加上了单方面的爱情：粉底绿水珠图案的蝴蝶结，带着荷叶边的衬衫，彩虹模样的绒线帽……这些只不过是他在孩提时代，从姑妈那里得到的礼物的一部分而已，五彩斑斓的色彩，至今仍鲜明地印刻在他的脑海里。尽管这些礼物几乎都没有用过，但对于喜欢收拾整理的他来说，这些东西应该至今都被井然有序地保存着，摆放在房间壁橱的



深处。

因为他是个听话的孩子，从加减法都分不清楚的年纪起，就经常被姑妈家强行邀请去，被迫吃那甜得过分、让人感到恶心的手制点心。不过，小学高年级以后，到了弘范萌发自立心的时候，他便有意疏远姑妈。幸运的是，他的恒齿非常坚固，健康成长，完全没有受到那些甜食的侵蚀，甚至在“好牙比赛”中都得过奖状。

如今，即将迎来十八岁生日的他，依然会时不时地继续前往姑妈家，继续参加姑妈所谓的“春之茶会”，这跟踢蹴鞠一样，古老的活动经过漫长的岁月流逝，已经被形式化了，现在虽然没人知道它的意义，可是还会习惯性地举行。

姑妈对他的溺爱十年如一日，对待他永远像对待孩子一样，那是没有交流的单方面的健谈，此外，说实话，面对那只有甜腻点心的菜单，弘范是非常痛苦的。但是，因为他打小起就从心眼里憎恨“没规没矩”，强烈地意识到自己不能辜负别人的期待，要做“中规中矩”的人。所以，“男人不应该拒绝一年一次的亲戚交往”的信条将他束缚了。再说，姑妈确实疼爱自己，比起她那位土里土气又寡言少语的丈夫，还有那三个与她丈夫相似的儿子，姑妈更加亲近自己也是理所当然的，他这样一直拼命地自我安慰着，继续前往姑妈的家。

像你这样年龄的男孩，胃口好得真叫人难以置信呀。小范长得这么高大，也一定很能吃吧，我的几个儿子，就像马驹，一天就可以把塞得满满的冰箱清扫得一千二净。

这一天，在姑妈的这些不祥的开场白后，煎熬就从甜得令人恐

惧的加年糕片的栗子羹开始了。她竟能搜集到这么多种甜点，弘范一瞬间甚至忘记等待自己的苦痛，由衷地感到钦佩。蓝莓浆果的脆皮糕，涂着厚厚鲜奶油的南瓜舒芙蕾，让人联想到春天山峦的甜腻的日式点心，表面裹着糖衣的橘子和奇异果的馅饼，堆得尖尖的西洋松露的巧克力等等。这么吃一回，一年的糖分，似乎都能摄取了，在他瞥了一眼桌上的东西的同时，胃也开始作痛了。

姑妈名叫由佳里，毕业于东京的音乐学院声乐系，在这个小地方的一所女子高中里担任音乐教师。不愧是搞声乐的，姑妈的腹肌至今还很硬实，引以为豪的经过长期训练的嗓音也让弘范的神经受到刺激。她自己捏起点心，“这很好吃哟”，“哎呀，味道好极了”，“你不知道吧，这做起来多么费事呀”……边说着，边接二连三迅速地把她自己的那份甜点送进嘴里，他也只得勉强跟着硬塞。像是在寻求避难所一般，弘范环视着屋子，背景音乐是欢快的莫扎特的歌剧，屋里的缝织物都是特意从东京订购来的 LAURA ASHLEY 品牌的图案。

为什么声乐系毕业的女性都喜欢带花纹的图案呢？弘范经常这么思忖。他认识的女性都是这样，姑妈常常把想当歌唱家的女孩带到家里，她们毫无例外都穿着布满模糊色彩小花模样的长裙，衬衫也都是隆肩高耸着，飘带的分量也很重，口红全都是晶莹闪亮的粉红色。人一旦希望当歌唱家后，其心情也会影响到穿着的吧，两者之间是不是存在心理学上的某种关系呢？弘范一边强咽着蓝莓蛋挞的脆皮一边思考着。

话虽如此，还是难以想象在这间屋子里，那位一家之主和姑妈一起进餐的场面。姑妈的丈夫是位朴实强健的男人，在东北电力公



司里做输电线安检的工作，木讷的姑父被这种布料包围着，吸着酱油——虽然每年都是这样，弘范仍不由得从心里表示深深的同情。

喂，这可是我的绝活——餐后甜点哟。姑妈嫣然一笑，明明白白、一颗不落地展示出嘴里整齐排列的牙齿，当弘范注意到时，不禁吓了一跳。不知什么时候，雪白的盘子被端到了桌上，他颇费了一点时间才明白这是草莓浸泡在大量的炼乳中。诚然，在小时候，准确地说是到七岁为止，这个装在红白色雪印牌罐头里的炼乳是他最爱吃的东西。甚至记得在第一次舔它的时候，还受到了“在这个世界上竟然还有这么好吃的东西！”的强烈震撼，罐头盖子上噗嗤噗嗤地开着两个三角形的小孔（如果不打开两个洞，里面的炼乳就出不来，这也让他感到无比神秘），一声不响屏息凝神地盯着粘粘稠稠的、描绘出甜美曲线的炼乳流淌出来，再用小勺舀起来慢慢地舔舐，那真是莫大的喜悦。有一天，他趁母亲外出期间，偷偷地把一罐炼乳全部舔了个精光，后来东窗事发，被家人狠狠地责骂了一顿。用现在的健康理论来分析的话，真幸运自己没有得上什么成人病。今年，姑妈似乎突然想起了他的这件童年往事。她能够忘记弘范五分钟前讲的话，却会突然记起很早以前发生的鸡毛蒜皮的小事。

嗨，我可是清清楚楚地记得的哟，小范非常喜欢这种点心，你还真行，把一整罐炼乳都舔干净了。她说完嗤嗤地笑起来。小范和我一样，都是铁杆的“甜食主义者”呀。

弘范露出僵硬的笑容，出神地看着戴在姑妈那可爱的、交叉在胸前的手上的戒指，戒指上数颗巨大的青绿色宝石深深地勒在姑妈滚圆的手指上，要是用它们打人的话，一定会给对方造成致命伤的。

怪不得，好像是和光滑的蓝衬衫的颜色相配——弘范带着破罐子破摔的心情吞下了一颗草莓。

啊，啊，一感觉到那个甜味，脑浆都能被溶化掉！

那个甜味冷不丁地在脑海里复活了。弘范在剧烈摇晃的回家的公交车上，一边紧紧抓住吊环，一边拼命忍受着从胃里冲击到太阳穴的恶寒和猛烈向上翻涌的恶心。车里很昏暗，在他前面坐着两个老媪，相互攀比着谁的蓄脓症更严重，这使他的心情变得更加糟糕。尽管如此，不知为什么，那个叽叽咕咕压低声音的对话，忽然从远处进入了他的耳朵。

☆

关谷仁是最后一个听到那个谣传的。——

之所以这么说，是由于他得了不合时令的感冒，把连休和平日的空闲时间都用来睡觉养病的原因。

可是，他或许是第一个，偶然遇到那个可以被称之为前兆的迹象的人。

这事得追溯到四月二十六日星期五的黄昏。

他有个习惯，在周末会多花一点时间来散步。他家在山里，去高中所在的I市，坐电车要花四十分钟的时间。I市本身就不大，可想而知，从市里要坐四十分钟的车子才到的地方会有多么的偏僻。那里，一条河流流淌于山沟之间，两岸是绵延的山坡，他家所属的村子就坐落于此。连接两岸的公路穿过村子，经过的汽车一眨眼的工



夫就能把它甩得无影无踪，甚至车里的人们都会立刻忘记刚经过村庄这个事实。

建在山坡表面的民房，从山顶开始，便像肆意散落的将棋^①棋子一样，各自搭建在高度不同的地方。河上跨着两座桥，不论你走上哪座，都能望遍村里几乎所有的人家。每个年龄段中的孩子只有一个，或者一个都没有，幸运的是和关谷仁同龄的孩子还有一个，他们俩从小就不得不花很长时间，走很长的路去学校，上小学和中学的时候，徒步翻过一座山去上学，现在，两个人都要坐车到I市的高中去读书。

就是这么一个毫无特色的村子，要说还有什么可取之处的话，可能只有美丽的落日景象吧。因为在那条穿过小村的河流的西边，有个由两岸连山形成的V字形峡谷，那里能够时不时地看到夕阳落到一个剪去一块三角形的地方，来村子里的人看到这番风景，一定会异口同声地赞美这令人印象深刻的日落。对于在这里土生土长的仁来说，几乎每天都能目睹的这段风景本应该是无与伦比的，可他却有不同的感受：那不过是一边放着光芒，一边被峡谷慢慢销蚀而去的太阳而已。

每当追寻着微微残存的一点最早的童年记忆时，心中浮现出的光景总是阴云笼罩下的水田。

他站在空旷的田野里，抵抗着肆无忌惮的风。年幼的他为什么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那样寂寥的地方？眼前是冬季草木衰败、一望无际的荒凉景象，发红的土色枯草很不情愿地耷拉在空旷的水田里。脚下，小河横穿而去，黑色冰冷的水流发着隆隆的声响。在遥远的

① 日本式象棋。

地平线上，昏暗的冬日下午凹凸不平的山脉连绵不断，朝着群山方向延伸的搭载着高压线的巨大铁塔群，像怪物似的耸立着。天空很低，垂悬着阴沉沉的云朵，让人预感到充满封冻的暴风雪马上就要从天而降。他在旷无一人的巨大的风景的正中央，被巨大的恐怖所震慑，呆立不动。他总想不起来，那一刻，是自己想渡过河去呢，还是想折返回去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那个风景对他来说具有某种重要意义。

这个陈旧的记忆——尽管不能确定是真的体验过呢，或只不过是一场可怕的噩梦，可每次追忆起来的时候，他都会变得有点忧郁，那种不安的情绪类似于遗忘了什么贵重的东西，又类同于在暑假的清晨，耳闻山鸠鸣叫时的心情，当听到似乎低低地贴着地面振动传播而来的奇异声音时，他会陷入一种虚无之中，仿佛感到世界的活动及世界的中心是在与自己无关的遥远地方，永远不能到达那里。

与此同时，从小时候开始，他还被另一个感觉所困扰。总感到“日常”这个罩子里边隐藏着什么东西——当撩起罩子往里探寻的时候，有什么东西会迅速地离去，却不留下丝毫踪影，但它确实在他不知道的地方存在着。就是这样的感觉，究竟是什么东西？

今天，关谷也为了寻找那个隐藏物的蛛丝马迹，继续在山间徘徊着。他的爷爷和爸爸都是教师，都非常健谈，在他们讲的许多故事里似乎也能感受到那个东西的只鳞片爪，可是自己理应发现的东西一定在其他什么地方。

这一天，他准备了约一小时的散步路线，因为这个村子和这些大山就像自家庭园一样，依据心情和天气情况可以自由自在地调整路线，短则十五分钟，要想逛得时间长一点的话，一整天都不在话下。